

进化与再认

□米川

随着2017年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“狂飙突进”，人类迈入以数据、算力和算法为基础设施的智能时代。所有生产要素都在数字化，数字成为新型社会形态的符号表征，迫使人类再度直面AI时代的“司芬克斯之谜”——人是什么？

人类在演化中总是不定期地遭遇“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”。从人类“不再是宇宙的中心”“不再是万物之灵”“不再是自我意识的绝对主人”到“不再是唯一智能体”。每次革命都给人类带来颠覆性的自我认知革新。

当下这场人类自我认知革命的主要驱动源有二：一是AI出乎人类预料地向“智能体”快速发展，成为一种能够自主决策、参与社会事务的行为者。二是在生物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的加持下，人类正在向一种超级人类样态进化。泰格马克认为，人工智能通过改变生命进化的方式，改变生命本身。人类已进入技术干预或“介入”生命演化的生命3.0阶段，人与机器日渐融合。库兹韦尔说，从“奇点临近”到“奇点更近”，人类将与计算机融合催生出“奇点人”。人类与机器和其他生物共同生长，共同进化。人类生命形态正在被“数字生命”开疆拓土，“智能体、赛博人、意识永生”成为新兴的生命想象。人类生命演化从自然选择原则走向智慧设计的轨道。生物工程、半机械人工程、非有机生物工程代表了生命形式的新范式——人升级为神。

在此，福柯的“人之死”命题直击脑门。近代以来，人类通过“杀死上帝”确立了以人类为中心。后人类主义一方面利用生物技术实现人类的超越，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超越人文主义。生物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融合后，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“我”更能监测和理解“我”的感受，而掌控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

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。智能技术正在“黑进人体”，黑进人的生物操作系统。生活在数字领地，每个人都被裹挟着权力的技术所“凝视”，各种权力通过“凝视”渗透到一切社会关系中，人们在各种“单向凝视”中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自我审视、自我审查、自我控制和规训，不知不觉地让渡自身的权力，从而产生“缸中之脑”。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即将迎来终结，并且走向数据主义。或许将来人类不过是宇宙数据流里的一片小小涟漪。

AI和人类的“互构进化”直接驱策人类重新认识自己——人是什么？人的自我认识是教育的原点，也是考察AI与人的发展的原点。苏格拉底的唯一问题是“人是什么？”康德把“人是什么？”问题称为“世界公民意义”问题，并将其毕生智慧凝聚于著名的三大批判。但置身于智能时代场景，康德的“三大批判”又该如何面对AI时代的人？当康德遇上脑机接口技术对自我的延展，他会怎样思考技术发展与人类理性、道德和价值之间的关系：人能够知道什么？人应该做什么？人可以追求什么？

人是各种探究的起点。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会随着人的存在方式而变化，对自身的理解会影响对世界的理解。从“人机进化互构”的事实中，我们看到超越人类至上主义的人的策略、自然人再进化、人机并行与融合，看到人的定义从本质主义到功能主义的嬗变。我们看到教育的基石——“人的假设”在发生变化，“技术人”成为教育哲学最核心问题。

海德格尔说，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。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，我们还没有能力沉思，去辨析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么。

对此，赫拉利站在时代的风口大声疾呼：不要救职业，要救人！